

南 方 詩 草

楊
立
達
著

公超師教正

南 方 詩 草

楊立達

立達寄卅五十二

六。

謹以此書獻給淪陷在南洋的

哥哥和親友

目次

第一輯 湖畔草

商籟四章·····	一
茫茫夜·····	七
倘若你願意·····	八
單戀女·····	一〇
山居夜·····	一一
村居小韻·····	一二
RIEFSODY ·····	一三
故居·····	一四

無題·····	一六
題所贈·····	一八
有贈·····	一九
遊子謠·····	二一
多儂·····	二三
太空與星·····	二六
世紀病·····	二七
山城·····	二八
POSTALGIA ·····	二九
月光曲·····	三一
小樓夜·····	三三

尋夢者.....三四

悼.....三五

寄南方.....三六

南方的憶念.....三八

歸國謠.....四四

第二輯 海外吟

我的戀人.....四七

SAKURA 夢.....四八

玫瑰花.....五〇

訴.....五一

我在對着舟燈遙望.....五二

重來·····	五四
在黑暗中·····	五八
波德申·····	六〇
海外中秋·····	六一
月夜·····	六五
SERENADE ·····	六六
南方之歌·····	六八
哀歌·····	七二
贅語(代跋)·····	七六

茫茫夜

茫茫的夜色，

籠罩着茫茫的心，

魑魅的黑影，

不斷在人間湧現，

世紀末的冷風

從荒原上吹來，

吹凍了一顆

年青人的心。

遠處貓頭鷹在哀叫

湖畔草



(南)

03536

雨 方 詩 草

還有野犬爭吃約吠聲。

天上沒有月亮，

也沒有一顆星星。

無邊是茫茫的夜，

夜色籠罩着茫茫的心……

一九四二年春於昆明

倘若你願意

倘若你願意，

在星夜，我能講

你或許愛聽的故事。

倘若你願意，

在月夜，我能彈

你或許喜歡的曲子。

倘若你願意，

在春天，樂園鳥

將飛到你窗前唱歌。

倘若你願意，

湖畔草

南方詩草

在夏夜，我要教

晚風輕拂着你安睡。

一九四一年冬於昆明

單戀女

我的單戀女是嫵媚的，

她有旁的少女所沒有的溫柔，

和一顆怕羞的孩子般的心。

我怕寂寞會侵蝕她的青春，

但又沒有一個幽靜的角落，

好讓我們細訴寂寞。

一九四二年春於昆明

山居夜

山居使我念舊，

漂泊令我忘年。

蚯蚓蟋蟀在歌唱歡歌，
這世界遂似十分熱鬧。

今夜，星月裝飾了天空，

湖畔草

南方詩草

你在夢中裝飾了我。

一九四三年秋於桂林

村居小韻

溫柔的天氣，

是逗入遐思的時期——

雖村姑的純樸，

（純樸是真與詩），

遠勝於嬌嬌的都市女。

南方的日麗風和。

到處有青蔥的草原——

我神往於古代的游牧生活：

一天，你做個牧女，

我爲你看管羊羣。

一九四四年春於呈貢

RHAPSODY

比擬自己被放逐於Siberia，

在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中，

頭上飛着陣陣寒鷺，

淒涼與寂寞追隨着我，

湖畔草

而你，像寒夜的爐火，
在記憶中給我溫暖。

（我真喜歡你呢！）

你給我溫暖，在夢裏，

用嫵媚的中國的

Provençal。

老跟我講述

天真樸實的故事。

一九四三年秋於桂林

故居



拍去身上的塵土

我從郊外

回到了我的「家」

如其不是小碧蒂

在廢墟上對我呼喚，

我無法辨別

這是我的故居。

這兒有過黯淡的夢，

（夢裏有光輝），

南方詩草

但如今是瓦礫一片。

於是我掏出我的

Camera，

攝取了一幅

却後商圖畫

世紀末的

一九四〇年秋於昆明

無題

我素愛這里夕陽的美好，
尤愛天際綺麗的晚霞，

泥湖中倒影點綴歸鴉。

我懷念着迢遙的海外的南方，
難忘肯士道長椰樹梢的夕陽，
斜陽古道上有過縷縷美夢。

如今，我縱望穿秋水，
惟音塵已久阻於亂荒——
願黃昏星能爲遠人祝福。

一九四二年春於昆明

題所贈

我看見汪洋的大海，
使我中心如醉——
那是一幅壯麗的奇觀，
浪花狂吻着海水。

大海上有一秀麗的巨石，
聞亞當夏娃曾在彼處幽會；
繁星在天上爲他們祝福，
晚風在輕拂着他們安睡。

我願和彼女變作永不分飛的海鷗，
朝着那大海奮勇地飛，飛飛！
從黑夜飛到旭日東昇，
我們將在那 Lovestone 之上聚會。

一九三九年六月於昆明

有贈

願你也跟我一樣：
縱惜別的話湧到喉頭，
也把它復咽下去——

別說出來讓我知道

你有太甜蜜的心，

與太多的眼淚；

你的秀髮是我詩魂的故里，

你的眸子常使我的詩筆憔悴。

我走後，此地依舊有花開，

依舊有星月，

有太陽和雲彩……

我把這些全都交付給你。

相信我：獨身漢的生活

一九四〇年秋出版

到處是一樣的——

他永遠有意中人的戀念？

和一顆年青的玫瑰色的心。

遊子謠

山國的秋風起時，

遼遠的家園

常在遊子的縮懷中。

家園的高梁大豆如此美好，
秋蟹更是令人神往。

你瞧瞧遊子的家書吧：

「……日寇到處姦淫搶劫，
大家都已去打游擊……」

家園的地形是他挺熟悉的，
那是多好的游擊戰場呵！
這麼想時，他就歸心似箭了。

麥儂

麥儂呵！

你聰明，

你美麗，

你薄命；

你有一顆

春花般的

善動搖的心。

世間男女都是弱者，

在神的鞭策下，

他們無法自主，

永遠在祝福

渺茫的愛情。

爲了一個憧憬，

人們常捨棄

自己的生命：

爲了你，

德格利歐騎士

身經萬劫，

茹苦含辛；

爲了愛，

羅美奧與朱麗葉

雙雙自盡；

柏洛米修士

在高加索山上

從容受刑；

爲了毗德麗彩，

但丁把不朽的

神曲完成；

爲了海倫，

阿奇力斯的鮮血

塗在特羅城的平原。

南方詩草

二五

使古代希臘

經過長長的十年戰爭——

這是宇宙間的一個神秘，

這是人類的一大不幸。

☆ 泰傑係法國小說 *Manon Lescaut* 中之女主角

一九四二年於昆明

天空與星

天空永遠有星星，

星星永遠在天空，

天空是星星的戀人，

星星也是天空的戀人。

星星不能沒有天空，

天空也不能沒有星星；

他們相愛在未有世界以前，

直至無窮盡的永遠，永遠……

一九四二年於昆明

世紀病

哦，世紀病，

Mal au coeur !

湖畔草

不治的可憐的病患者，
惟期待現世界之毀滅。

倘地球能沉淪，

病患者乃有喜悅之顏色。

一九四三年於昆明

山城

千萬年前的大海，

成了麗江上的山城——

古舊的山城

又成了今日的邦比亞。

設想自己是古代的游魚，

浮沈於南中國的耶路撒冷：

爲了彼女は永巖村的Belle，

山城遂成了我的聖地。

一九四三年於桂林

NOSTALGIA

——聽馬思聰兄奏「思鄉曲」後

客中聞管絃

神奇的音色

豐富了旅人的記憶。

塞外風光如畫，

太陽旗下的駝鈴

還是那樣叮噠嗎？

旅人的憂悵

訴與誰呢？

家，在遼茫的天外。

一九四四年九月。

月光曲

——一個印象

I

月亮在諦聽微風細語，
我踏着月色在草地上逡巡；
久候我戀念的人兒來至，
我對着那圓圓的媚月出神。

II

「幹嗎你獨自在這兒出神？」

湖畔 翠

是你感到苦悶？

還是你愛今晚的月色淒清？

「你瞧，我的心兒多跳，

我的思緒總是感到不寧……」

III

讓我贈送你一朵帶露的玫瑰，

並祝福你永遠如此幸福年青。

我像喜歡月亮一樣喜歡你，

今夜明月是我們鑄情的證人。

☆「月光曲」係思聰兄作，熱情而富詩趣。此為中秋夜在他家聽其太

太奏此曲後寫。

小樓夜

巧手開窗扉，

窗外有風絲雨片。

我喜歡與你在小樓聽雨，

更喜歡你的南方夜譚。

小樓夜的故事是雋永的，

我得永遠祝福小樓。

一九四四年九月

尋夢者

回憶有如尋夢，
中世風的小樓
永在他的戀念中。

不速的小樓客，
小樓的尋夢人，
小樓女的頂禮者……

畢卡梭風的圖案，

林檎樣的梨味？

遂成他尋夢的理由嗎？

尋夢者是悵鬱的，

明天，

他將永遠墜入夢中。

一九四四年九月。

悼

祖國需要你，

你遂將生命獻給國家——

湘詩草

去年我們送你出征，
今天，我們同聲哭你。

黃維，我們的戰士！

你的死是壯美的：

在敵人的砲火中，

在瀾滄江的激流裏。

一九四二年於昆明

寄南方

我是南方懷念病的患者

我常在緬懷

赤道上的家園。

而今，倭騎已踏遍了南國，

椰林下的家園

恐也已遭他們摧殘。

（我欲探問無由，

家人音訊杳然。）

南方的風日十分暖和，

我曾在彼邦消度童年。

南方的景物對我如此親切，

難忘是有粗線條的大自然。

南方詩草

五

我深信她不久必能重獲自由，
雖如今她正遭受敵人蹂躪；

一九四二年一月於昆明

雨方的憶念

I

南國是我的第二故鄉，
金色的童年全在彼邦消度。
今天我從海外歸來，
棕櫚色的記憶竟歷歷如畫。

椰子樹線條那麼細長，

一望是汪洋浩瀚的海；

椰林下土人彈奏「哥朗中」，

大海上有漁舟三五點。

童年時假日是一串喜悅

儼如六粒菩提子間有一珍珠。

檳榔城瀑布花園常有我的足跡，

瀑布下游泳宛有如一尾魚。

升旗山也常昇上我的幻想，

南方詩草

我常常在山巔呆看白雲飛。

最難忘是海濱沙灘上題詩，

一陣浪即掃去那些幼稚詩句。

多情是南方風日中長大的姑娘們，

淺棕色皮膚，眼睛清明如海水；

她們有嘹亮醉人的歌聲，

有多少青年沉溺在她們歌聲裏；

元宵夜的狂歡幾乎無人例外，

男女老幼俱到海濱看熱鬧去——

少女們虔誠地對着大海投錢，
默祝她們能有幸福的情侶。

南島畫室有我童年時的畫像，
並排的肖像是位天仙般的少女；
初戀之種子漸在年青人心中萌芽，
相見時彼此乃又含羞無語。

四

哦，南國有無數披荆斬棘的同胞，
「赤道上樂園」全由他們雙手創造，
惟他們到處備受異族欺凌。

猶太人的悲哀豈是一枝禿筆能描！

一九一八！暴風雨激醒了八百萬僑胞，

馬占山忽成爲新中國的救主：

鄉鄉僻壤皆有馬將軍的戎裝肖像，
男女老少把偉大英雄的故事轉述。

抗戰的消息傳到了南國，

海外的同胞皆歡欣鼓舞；

大家解衣結食贊助祖國。

誓欲收回祖國的一切失土！

每當祖國的節日來臨時，

新嘉坡遂成一座「花的城市」——
年青人生命活躍歌聲到處可聞，
街上有無數賣花籌賑的少女。

祖國需要軍事運輸人員，

僑胞爭先恐後地躍上征途；

三千壯士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在崎嶇的演繹路上完成偉大任務。

哦，南國，你是我的第二故鄉，

我心無時無刻不在懷念你！

天間雖到處有青山綠水，

惟無處親切似你……

☆「哥朗中」是馬來土人的一種舞曲。

一九三九年五月於昆明

歸國謠

歸來了，

我的祖國！

祖國有錦繡的河山，
祖國有富麗的寶藏，
祖國有衆多的兒女，
祖國有悠久的文化……

國土被鄰侵，
是誰之咎？
同胞遭戮殺，
是誰之責？

歸來了，

湖畔草

南方詩草

我的祖國——

久別的遊子

歸來了！

一九三九年春於昆明

海

外

吟

選自「南方之歌」
•

我的戀人

—Une reverie

我的戀人是個有丁香味的少女，
伊的性格是像秋月那麼溫柔的。
伊是個有近代風的聖處女，
伊有百合花和白薔薇似的幽姿。

伊的兩頰有着兩盞醉人的笑渦，
蓬鬆的秀髮是有天然的鬢曲美的。
在人前伊總是含笑地不欲多言，

海外吟

伊的軟語是夜蘭般地令人陶醉的。

在晚間我作着茉莉花般的美夢，
風吹窗前的木葉我疑是伊細語。
像獨行客戀念着遼遠的家園，
伊的影子日夜在我的心頭盤據。

一九三五年於檳榔嶼

SAKURA 夢

在這榴蓮時節的南國，
我作着慘淡的SAKURA夢。

爲了彼女は富有丁香風韻的，
遂成了我作SAKURA夢的理由嗎？

南國是怪寂寞的，

我厭惡榴蓮的氣息呢。

我望慮着，榴蓮氣息

是會損害彼女の肺尖的。

SAKURA夢是像輕烟那麼縹渺的，

我在作着慘淡的SAKURA夢。

爲了彼女は富有丁香風韻的，

遂成了我作SAKURA夢的理由嗎？

一九三四，馬來亞。

玫瑰花

伊摘取帶露的玫瑰一朵，

把它捧着含笑前來問我：

「你瞧，這玫瑰的香澤多好！」

哦，玫瑰花！

你是我詩魂的故家，

我的詩魂已給你的香澤融化！



訴

如花之希望已有如天空中灰色的凍雲，
苦悶有如毒蛇緊噬我漂泊的孤魂；
年華像野草閑花般地在荒原自生自謝，
孤凄的生活埋沒了我薔薇花般的青春。

我繫念你有如久旱的農夫苦念着雲霓，
我曾委天馬帶信到迢遙的遠方給你；
惟神速的馬兒去後竟無有歸訊，
豈是撒但的魔繩絆住它矯健的銀蹄？

我將用眼淚填盈我們間的鴻溝，
我將用明月琢成小小的一葉輕舟；
我不怕我們間險惡的狂風巨浪，
我將駕着「月舟」渡過偉大的愛的洪流；

一九三七年於東京

我在對着舟燈遙望

我在對着那舟燈遙望，

在朦朧的月下，

孤立在這海岸上。

海風，徐徐地從海上吹來，
浪花，陣陣地澎湃作響。

雖說我現在還是十分年青，
但我的靈魂消失已久。

縱有如何溫醇的春風，
恐也難拂活我這垂枯的楊柳。

昨夜，我夢見我的靈魂
飄渺在海上的一個村莊，
那兒有美好的少女與醉人的花香，

一夢醒來我却在腥臭的黑夜裏，
我的心懷嚟，生了無數難堪的痛瘡。

如今在這朦朧的月下，

我孤立在這海岸上——

盼望我的靈魂伴着海舟來歸，

我在對着那遠來的舟燈遙望。

一九三〇年於橫柳嶼

重來

(11)

海風習習地吹拂着我青癯的臉頰，
鐵甲心有無限沉痛難言的悲哀；

升旗山巍巍地聳入於雲表似在那兒嘲我：
你懷着失望離去爲何又負着痛創重來？

(二)

欄杆角的景物依稀還似從前，

婆娑的海濤還是往昔般地悲鳴

哦，這兒的景物還似依舊，

只是草地上坐臥着比從前更多無業樣的遊人。

(三)

熙熙攘攘的街上時有許多妖冶的女郎，

朋友說，這就是禁娼後變態的私娼，
我設想，假使伊們的生活能安然自在，
我相信伊們決不願把寶貴的身軀出賣。

(四)

極樂寺神殿前的香烟裊裊，
寺內有如我心似地虛空寂寥，
佛啊！我覺得人們的心已經慘敗至極，
將如何把他們的靈魂重新改造？

(五)

我坐在海濱遙望那縹緲的海雲，
比望故國不禁令我淒然欲哭——

生生不息的只是連年互相圍牆，
莽莽神州莫非就將如此淪亡？

(六)

我的生活到處都是窮途潦倒，
相見的朋友都說我消瘦了許多，
無情的歲月只是靜悄悄地逝去，
慘淡的青春歲月也已所剩無多。

(七)

唉，松城，我不能在你懷抱裏久住，
小住數天，我便又要離你他去，
醜惡的人世好似那海雲般地變幻，

他日我若再來時可知道你我又是何如？

一九三一年於橫柳峽

在黑暗中

天上有一顆孤另另的星兒在歎氣
人間有一位詩人蹣跚於紀念碑前
夜空中瀰漫着冰雪那麼冷的空氣
魘魅的黑影密密在他的周遭湧現
是的聰明的人應把自然克服過來
祇要我們不甘馴服我們不甘淘汰

你不是說你得揮着棒兒迎上前去
爲何更深夜靜你又獨自地在徘徊

哦

朋友 願你能抑住你的感傷

又願你能勿怯懦地再在歧路徬徨
你與其於午夜在哀怨自身之不幸
何如其黎明之前走上前去接太陽

是的且莫躊躇且莫胆怯地在徘徊
別讓青春悄悄地溜走少年不可再
祇要我們不甘馴服我們不甘淘汰

光明的序幕終會在前面慢慢展開

一九三五年於檳榔嶼

波德申

我趁着假期來訪這海外有名的美人
綺麗的晚霞襯飾着幽靜玄默的黃昏
涼風陣陣地向天涯漂泊的人兒吹拂
我真精願長久地沉醉在這碧海之濱
哦波德申你懷抱裏的一切誠然美好
但現實的一切無時無刻不給人苦惱

假如我能變作那道遙自在的海鷗
我寧捨棄污濁的人世向着天外遨遊

亞波德申是南洋有名的避暑地

一九三二年

海外中秋

時序只是悄悄地流水般地逝去
流浪的人兒只是年復年地飄流
今晚的月色好似分外明媚皎潔
聽說今天便是一年一度的中秋

我在童年時來到這海外的南洋
三四年中都是在馬來半島流浪
朋友們說我無憂無念心裏快樂
唯有那月亮纔知道我心頭寂寞

我和朋友同坐在長椰底下拉琴
遠處忽傳來奏馬來曲的鋼琴聲
哦近來我真怕聽到叮咚的琴聲
因為聽到了便要令我想起伊人

我寂寥的心真是百思莫能自解

爲何我和伊一見便生如許情愛
如今呵縱要把伊遺忘也是枉然
尤其是伊奏的琴調常繞我心田

記得我和伊曾同在她家的花園
那晚的月色也和今晚同樣淒清
嫩涼的晚風吹送着醉人的茉莉
草地上印着我和伊的一對黑影

那時我和伊在如水的月下傾談
談罷了我便把曼陀琴輕輕地彈

伊穿着薄白的霧衣在花間曼舞
直至夜深了我才踏着月色回去

哦人生的聚散有如水上浮萍
一旦被風吹聚又忽然給它吹散
到了後來我竟和伊勞燕分飛了
而今卻是彼此音容消息兩茫然

今晚我和曼華拉罷了提琴談天
話盡終宵也不減我現實的苦悶
鄰室的人們在月下虔誠地拜月

我滿懷惆悵地在悵望着海天遙遠

一九三一年於檳榔嶼

月夜

如水的明月淒清地漫佈着她的輕寒
清涼的晚風溫柔地拂着天際的白雲
他拉罷懷娥玲琴的心思宛有如中酒
獨立着茫地對着那圓圓的嬋月遙着

他步着惇獨的影子在月下漫步沉思
細想着他新近才認識的可愛的淑子

海外吟

他近來的思緒總是沒有片刻地安寧
他私念着他將如何擺脫情愛的熬煎

他生在人世裏有如置身大海之渺茫
他身受了苦惱心境還有難數的痛創
在這月明之夜他並沒有賞月的閒情
只呆呆地對明月和縹渺的流雲出神

SERENADE

在這月明如洗的夜裏

何處傳來淒咽的歌聲
哀怨而淒清的歌聲呀
使天涯淚人不忍諦聽

當這更深人靜的月夜
我獨在月下翹首雲天
幾顆疎星在天際閃爍
白雲片片在空中紆繾

歌聲只是頻頻地傳來
似訴她心有無限悲哀

南方詩草

卷一

想不到在此寂寥之夜
竟也有傷心的人同在

一九三一年於檳榔嶼

南方之歌

已經是夜闌人靜風淒月色寒
寂寞的海濱祇我獨自在盤桓
手持着市上買來的香檳痛飲
獨坐椰下遙邀天際明月作伴
我不知上帝何故貶我到人間

萬載不赦的悲哀猝臨我一身
快樂之神只在遠處對我微笑
愛神之箭對着我心放射頻頻

我雖然是深愛你可愛的姑娘
但我們間有着重重孽障高張
我愛你或者你尚在茫不知道
因爲我愛你却在我心裏蘊藏

啊不幸的孤客沙漠上的年青
兒時在天涯漂泊直臨到而今

在疲憊的旅途遇着可愛的你
更深夜靜常私自地忍淚吞聲

雖則你我都有可驕傲的年青
可是青春原好似難留的晨星
一朝萎笛在吹奏我們的離露
你我乃含怨地作寂寞的古人

遠處忽傳來馬來少女的歌聲
我有如窮途的旅客悵聞雁聲
歌者啊我原是個天涯淪落者

你的哀歌引起我無限的傷情

瓶中的香檳業已給我飲完了
但願它能稍解我百結的愁懷
天上的明月好似在勸我回去
似勸我別在感傷過去和未來

那點着紅燈的漁舟已漸遠去
淒冷的夜風向着我顏面吹來
我低着頭踏着影兒回到家裏
狗搖着尾巴似問我何處歸來

一九三三年於橫濱

哀歌

那是荆榛叢生久無人到的荒島
他死在那里而今已經好幾年了
他的屍骸在它風吹雨打地腐化
只夜鶯曾飛去哀叫好似爲憑吊
他生前原是個真摯多情的青年
走進污濁的人世感着如雪冰冷
奸兇險惡的人們祇是互相欺騙
他脆弱的靈犀怎禁得他們摧殘

他夢見有人進夢裏請去多年的時節
他夢裏說去初的悲哀和失意
快樂之神從未可歡忻入他夢裏
勝利與幸福只在遙遠的未來飄飄

他是爲追求新生活而別離故鄉，就這樣飄零無依地在異域流浪。他家中還有那白髮斑斑的老母，想不到他竟長眠在那荒島之上。

他家中還有三年青未婚的女人

他對於伊完全沒有絲毫的愛情
他和伊的婚約非他們自己作主
完全是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他流浪途中曾遇一可愛的女郎
伊的聰慧美麗攝住了他的流浪
伊和他曾在酒肆裏同嚼過香檳
伊和他曾山盟海誓地愛到發狂

不幸的事可憐他絕對沒有料想
沒有料想那女郎竟會改變心腸

一天伊和一位執袴少年結婚了
之後他便負着滿懷痛瘡重流浪

他也曾寫不少因循簡陋的詩章
他常在寂寥之夜把它漫吟低唱
那些詩章也曾受人們熱烈讚頌
但如今能有誰知他死後的哀傷

如今呵無人能知他死後的哀傷
知他哀傷的怕只有蕭蕭的白楊
悲鳴的海濤最和他的幽魂合拍

他把傷心的哀調常和它曼吟歌唱

一九三一年於檳榔嶼

賸語(代跋)

Nancy,

據汪太太說：你已把我寫的那首「月光曲」翻譯成了泰文，而且譯得比我的原文更好，這自然是我高興而又應該感謝的一件事。

我似乎應該告訴你，我有一位極其典雅的女友，她也精通泰文，她是我寫作靈感的泉源。將來如有機會，我得請她給我唸你翻譯的「月光曲」，並請她給我翻譯其他的作品。願上帝祝福她。

，此刻她還淪陷在迢迢的泰國。

許是因為自己的 Temperament 關係，今後我將毫無猶豫地向着更偏狹的道路上走——寫些不甚爲人所了解的東西，讀夠味的文學作品，學音樂，看名畫，在大自然懷抱中培養 Inspiration。

在這個年頭兒，太家都像冀蛆鑽冀似的在鑽營的時候，我這種沉醉於「美」的生活態度，誠然要被認爲不懂世故的。你是學醫的，用醫學上的名詞來說，這是一種「死症」。然而這有什麼辦法呢？我發現自己的樂趣却是在玩味一首詩，一幅畫，一支曲，或者大自然風景的時候。

如其你願意，願能讀讀朱光潛先生的談美、文藝心理學等書和梁宗岱先生的詩與真。多謝朱光潛先生，這些年來我是用他

的眼睛看世界的。(„Artists lend their eyes for us to see.”——D. H. Lawrence.)

謝謝陳夢家先生夫婦的鼓勵，特別應該感謝錢歌川先生給我接洽出版，這次出國之前我已決定把我的詩集「南方詩草」印行。集子裏除「訴」是在日本東京寫的之外，其餘都是在南洋、昆明和桂林時候寫的。昆明和桂林是在中國的南方，南洋更是中國南方的南方，故我把它命名爲「南方詩草」。說起來真夠寒傖，我從十三歲開始寫詩，十五年來的成績祇有寥寥的六七十首。一部份給失落以及另一部份自己不把它選進去，這次出版的集子裏僅有少得可憐的四十首詩。真是寫得太少了！

南洋實在是未被墾的文藝寫作者的處女地。你試瞑目一思，

那青蔥的棕櫚樹和大海在一起的大自然就夠使人神往。我想，戰後如能再在那兒住上三五年，用 Pierre Loti 或者用 Thomas Hardy 同樣輕鬆而又雋永的筆調去描寫它，或者用 Theophile Gautier 的那種繪畫般的手法去寫南洋風景，這應該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吧。臨了，願將來能在南洋會見你們。

立達。一九四四。十。十六。
出國赴美前於昆明。

南方詩草

南方詩草（全一冊）

定價六十元

著者 楊立達

發行者 南國出版社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廠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初版

469407